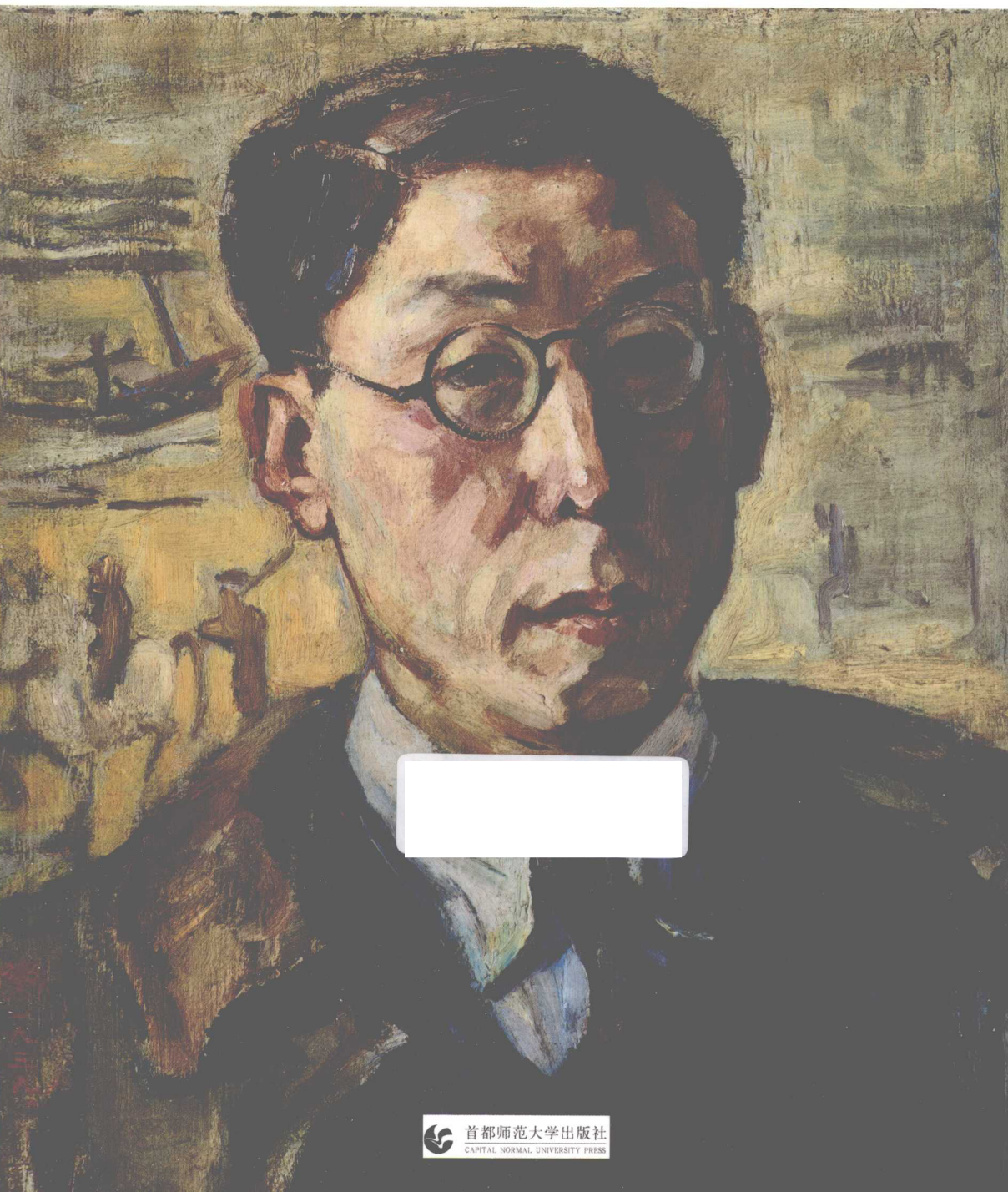


柯文辉 著

孤独中的狂热

衛天霖傳

劉海粟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UDUZHONG DE KUANGRE
孤独中的狂热——卫天霖传

柯文辉 著

责任编辑 张慧芳

版式设计 孙金荣 贾秀娟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E-mail master@cnupn.com.cn

北京北方华天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2 次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6-1135-3

开 本 889mm×1194 mm 1/20

印 张 15 插页 22

字 数 400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卫天霖在文代会上 石少华 摄

孤獨中的狂想

蘇淵雷題



目 录

序一	纪念卫天霖教授——在画家卫天霖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刘海粟 1
序二	序言	卫天霖艺术研究会 5
序三	小引——《孤独中的狂热》读后感	王景山 7
序四	读《孤独中的狂热——卫天霖传》	卫俊秀 10
前奏		15
东渡之前		19
背景文献	卫天霖与山西文化渊源	赵肇襄 31
东渡		35
抗战之前		47
背景文献	回忆“七·七”事变前的旧艺专	田景琪 66
抗战		69
黎明之前		85
黎明		95
复旦之前		131
插曲	挥泪忆恩师	郭富砚 174
复旦——还不是尾声		182
传外赘语		192
论卫天霖		杨悦浦 198
卫天霖油画教学笔记		孙金荣 208
受用不尽的课堂学习笔记		蔡汝震整理 228
卫天霖谈色彩性质		张书恒整理 234
怎样画花——卫天霖教学笔记		张大敏整理 236
卫天霖年表		孙金荣编撰 238
卫天霖遗作总目		285
卫天霖油画		295

纪念卫天霖教授 ——在画家卫天霖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刘海粟

今天上午在政协开会，我特地请了假来参加卫天霖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并参观他的遗作展。好心的朋友说我年纪太大，不宜应酬太多。我坦率地回答：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是应酬。

我和卫天霖教授缘浅，生前没有交往，但彼此都知道，并且关心对方工作情况，可以称之为神交40年。艺术家的注意力不能局限于自己的成败得失，虽说个人的力量极其渺小，也有责任去关心那些忘却名利悄悄为中华民族增添荣誉的志士。这些志士是人的花朵，时代的骄傲。

评价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不相识的人，也许更少偏见；与知己的深刻了解，可以相辅相成。学问是天下公器，要受到时间与群众考验。人为地抬高贬低只能起作用于一时，最后总要还原落实。古罗马的梟雄凯撒说：“把凯撒的还给凯撒！”两千年前的帝王都懂得这个道理，一点儿也不艰深。

我和卫老是同时代人。请原谅我不是摆老资格：1919年，我与陈国良、汪亚尘、俞寄凡组成代表团到东京观摩过帝国美术展览会，由当时的文部省主持。我在参观访问期间认识了刚刚从巴黎留学归来，把印象派画法带到日本的藤岛武二教授。他的画用色绚丽，感觉细致敏锐，有真情内涵，我当时还未到过欧洲，未曾观摩过马奈、莫奈、德加、特朗、西斯莱、劳特累克、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雷诺阿等名家原作，对藤岛的作品，留下极深印象。这样，同藤岛先生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卫天霖先生东渡以后，就师事藤岛武二，成就高于同辈人。使东邻的同窗们感到羡慕、惊奇。

卫老继承了印象派之长。他最成功的作品，尤其是后期的静物，其色彩的丰富，情绪的饱满，对美的把握能力，可以说不比任何日本画家逊色。即使和老师比较，也有他个人特点：更多的书卷气，那是中国民间艺术的陶冶、傅山草书的启示，长期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深切体验，所以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

方。我这样说并无贬低藤岛先生之处，真正的教育家欢迎后来居上，弟子们一个个都不如老师，是老师最大的失败。发展、超越老师的艺术，是每一位后起之秀的神圣义务。

卫老的画法，有浓郁的乡土诗情，只有用诗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人，才能默默地画出那么多好作品。他吸收了塞尚的构图原理、凡·高的热情、高更的厚朴。他又得天独厚的是中国人。东方文化之美，滋润着他的创作。所以比起法国、日本的印象派，是有所前进，有所独创的。仅仅重复西方任何一个画派，成不了卫天霖。当他的老同学们为了迎合西方现代派潮流而画得五花八门的时候，他忠于自己的艺术，不羡慕廉价的成功，不怕年复一年的单调寂寞，也不理会某些不公正的打击，我行我素，一点不保守，而是兢兢业业地耕耘着，努力使作品得到升华。这种大智大勇，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大海啸于后而不变声，锲而不舍，死而后已，使卫老的画得到了永生。

卫老走早了，他的变革并没有全部完成。所以我们对他的仙逝感到特别惋惜。假如他活到今天，他的艺术将得到更有力的支持，肯定会有更多的知音，他的境界将会更上一层楼。想到卫先生，以及和他同样有抱负、有毅力、有潜能，死非其时的艺术家们，我们的心情很沉重，他们连纪念的机会也未必有，而纪念主要是勉励生者、后来者，对死者来说，已经没有更新他作品的可能。当然，从纪念本身可看到时代的进步。悲观也是多余的，流泪不如奋发。

教育家的成绩不能光看作品。弘一大师的画在20年代就基本上毁光了（存世者仅上海有一张国画佛像，及储小石保存一张油画花卉）。但无损于他那拓荒者、启蒙者的历史地位。就画论画，卫老也了不起，何况他还有画外的工作，桃李满神州，还有不依赖画也同样受人尊敬的人品！

卫老生前说：“画家的传记是用他的作品写出来的。”但是能见到原作的人永远是极少数。要宣传他，就要组织人力，写出一本像样的评传。拿我一生来说碌碌无为，马齿徒增，传记出版之后，许多人拿了书来找我签名。说明了解我的人多了一些。卫老的传记难写，外部事件，戏剧性事件不多，但他的内心生活很丰富，作家能写出绚烂之极的平淡，也就显示出功力。这样，卫老的形象就可以鼓舞更多的人，尤其是正在奋斗尚未出土的艺术幼苗！说真的，在欧洲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在国内，他也未享受到应得的光荣，知名度和他的作品质量不相称。我们要尽最大努力达到相对的公平。中国近代美术史和教育史上都不能缺少卫天霖教授，忽视他便是无知的表现。

作为卫天霖艺术研究会的领导人，我做的工作太少，年纪大、工作忙、旅行多只是客观原因，本身支持也确实不够。但是，我要表扬这个研究会，他们

出了两期资料，办过两次画展，这是主流。在人力、物力都很缺乏的条件下，研究会没有流于形式，观众少，场地远，那是不应苛求的。资料的文字质量，也应当提高一步。一些不合格律的诗，一般化的文字，不包括史料，可加以删节，这对作者们也是爱护，希望出第三集时要有所进步。抢救史料要像救火一样，慢吞吞的办不成事，甚至要造成终生遗憾！

画册的出版，出版社赔了钱，读者应当感激。但印刷质量欠精美，日本印的小画册，有些颜色也欠准确。我希望能出一本大型画集，使作品广为读者所知。卫先生的画能说话，中国人有审美能力，最好自力更生，无需求助于洋伯乐。

北京是祖国文化中心。记得今年满一百岁的萧龙士先生在解放初期来京看望齐白石先生，齐老一看萧先生的画，便不安地说：“国有此人而不识，白石以为耻！”白石老人的胸怀令人感动。如果我们都以不识卫老的艺术人品为耻，艺术的发展将会更加蓬勃。

艺术掺不得一点虚伪！对卫老只需实事求是，他就够高了。吹捧有百害而无一利。我想举个未必妥当的例子：从治国能力而言，乾隆虽说比不上汉文帝、唐太宗和乃祖康熙，文采也不如李煜、赵佶，关心老百姓生活比不上柴荣，但还要算个不错的皇帝。他在位六十余年，古今罕见，可惜他审美眼光太差，一自命不凡，将宋元明历代名画胡乱题字，附庸风雅，给古画带来一场浩劫，真是遍体鳞伤，处处点粪，有些病态地追求不朽。御用画师董邦达缺少才气，画得很死，一味临摹，谈不上创造力，作品陈列在颐和园，宫廷气十足，一大二呆。只因乾隆喜爱他，居然说画家有“三董”，指的是五代大画家董源，明末华亭书画名家董其昌，加上唯唯诺诺没有个性的董邦达。董源是山水画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董其昌的书画婉丽劲秀，格调远逊于董源，本人功力良好，由于康熙乾隆欣赏董书，天下摹董成风，未得其长，流于靡弱巧媚，这种副作用不应由董其昌个人负责，但和董邦达一比，前者是虎，后者为鼠，不属于一个档次。皇帝一死，董邦达的官还不小，是礼部尚书，儿子董浩是户部尚书，但是再也没有多少人理他那些老一套的宫廷画，这种东西送给我，我也不会要，这叫历史无情。再看李叔同先生出家后，旧社会的官僚对他并不推崇，今天讲到近代的书法、篆刻、绘画、戏剧、音乐、诗歌，还有艺术教育、佛学，都要讲到弘一大师，历史无情又有情。

有一段时期，印象派被院体派斥为“形式主义”、“颓废艺术”，使卫老受到了许多压抑，不免损害健康，今天历史前进了，这些论客的作品、人品和卫老加以对比，是非分明，昭然若揭。卫先生在历史上站得住，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

卫老的画是不断在创新的。他的基本功很过硬，不是为技巧而技巧。没有基本功而侈谈创新是无源之水。急于成名，哗众取宠的人不会是大艺术家。没有真学问，光靠地位宣传，董邦达是一面镜子。

我们要保护好卫老的每一件作品，不使损坏丢失，光锁在箱子里也不行，还要到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地巡回展出。

我们还要表彰他的人品，忘我的献身精神，诲人不倦的长者风度。人品与画品的完美统一，正是卫老成功的前提。

清代皖派朴学大师戴东原说得好：“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掊击以自表暴，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不依附名人以求闻达，卫老可谓身体力行。

我们应当庆幸：吃苦耐劳，勇于负重的艺海骆驼——卫天霖教授，今天终于走进了绿洲！

序二

序 言

卫天霖先生，字雨三，是我国现代油画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之一，又是卓有成就的美术教育家。

卫天霖，1898年出生在山西省汾阳县东阳城村的一个诗书之家，幼年在父辈们的熏陶和严格的教诲下，对祖国的艺术传统充满兴趣。1920年先生22岁时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今东京国立艺术大学）绘画系，专攻油画，师承横山大观、藤岛武二先生，成绩斐然，享有“首席画家”之誉。毕业后又任该校研究员，继续深造。

1928年归国后，历任北平大学、中法大学、孔德文艺学院和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1947年到解放区，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教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创建北京师范大学美术工艺系；1954年又积极筹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后改称北京艺术学院），任副院长、教授；1964年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这位终生从事美术教育和油画艺术的探索者，为人质朴、方正，不求闻达，默默耕耘，恪守乃翁达臣先生“守身如玉”之诲，从不追逐名利，甚至最后也来不及留下论著，就与世长辞。因此，他也就不为一般人所知。然而他在40年代就已形成其美术教学上的完整体系，“以美育人”、“身教为首”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他坚守教学岗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为我国培养出大量的美术人才，贡献卓著，深受师生们的尊敬和爱戴。

先生艺海孤帆，终生苦斗，终于深入油画艺术的堂奥，独树一帜，打破时间（古今）空间（东西方）的局限，开我国油画民族化之先河。早在40年代，已创出自己的风格，作画层层积色，绚丽浓郁；用笔斑驳苍劲，具有书法篆刻之美感，予人以饱满、深沉与醇厚的享受，这正是先生热烈纯朴的内心世界的写照。先生晚期作品尤以静物出众。他的技艺在升华，不少力作如《自画像》（1971年）、《静物》（1973年）、《瓶花》（1974年）、《向日葵》（1974年）以及《孔雀牡丹仙鹤松梅图》（三曲屏风）（1977年），无不光彩夺目，

炉火纯青。纳传统水墨和工笔重彩等多种作画方法于油画艺术；融现代夸张变形、画外主题和意识流诸多方法为一体，从而独辟蹊径地为我国绘画史增添了新的篇章。是故扬先生之教德，崇先生之艺风，早为先生的画友、学友以及天下桃李之夙愿，为此，我会特地编辑有关卫老的传记、评论、回忆录，以念先生之不朽。

此传是在刘海粟大师的倡议和支持下，由学者、小说家、剧作家柯文辉先生执笔，以平实、纯朴的手法陈述了卫天霖先生一生奋进的艺术生涯和深远的艺术影响。其文字深邃且富于感情及哲理性，在传记文学中别树一帜。当然，如果作者与卫天霖先生有过直接的交往，作品将会写得更为生动、细致、具体。

卫天霖油画诸教学笔记是珍贵文献，可资习画者、研究者学习、借鉴。《卫天霖油画艺术辑评》收集了当代各家对卫天霖创作的研究与讨论，有的散见报刊，有的是谈话记录。

卫天霖艺术研究会

1987年8月

序三

小 引

——《孤独中的狂热》读后感

王景山

1985年初冬，我因事由北京去昆明，途经贵阳，因想追寻抗日战争时期一个高中生的旧梦，便在那里稍作逗留。一个极偶然的机会，邂逅了柯文辉。当时我看他秃顶巨颡，虬髯连鬓，于思于思，呈银灰色，开口便喊了一声柯老。他立时反对并表示抗议。晤谈之后才知我原来还痴长他十岁左右。以后便改口喊他老柯。字自然还是那两个字，不过次序颠倒过来了。

最近，他为新作《孤独中的狂热——卫天霖传》付梓事来京，借住我任教的北京师范学院。一天深夜他看到我宿舍窗口有灯光，知我住在学校，第二天一早便拿着复印稿来，一定要我阅读，并写意见。先“读”为快，我自然是乐意的。要写点什么，却颇感大难。

已故卫天霖教授是美术大师。可我和他却素昧平生。对美术，我更是一窍不通。其实，认真说起来，我和老柯也是萍水相逢，不过有一见如故之感，因而他才居然敢非让我写点什么不可，而我居然也就无法断然拒绝，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幸好他网开一面，说是无妨借题发挥。

那么，在读毕书稿后，我好像敢于斗胆说一句“卫教授，我熟悉您了”！自然这得感谢老柯，因为所有关于卫教授生平、思想、创作的一切生动而具体的印象，统统是从这部作品中得来的。但卫教授本人到底是否真是如此，老柯笔下有无溢美，有无贬损，却须向卫教授的亲朋好友探询、证实，我不能置一词。

现在我们这里时兴“纪实小说”。小说既要求纪实，传记又何妨虚构。于是又有“传记小说”出焉。但，是作传记看，相信言必有据呢？还是当小说读，茶余酒后姑妄听之呢？实在闹不清。窃以为，“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样的真真假假，有有有无，在小说可，在传记则不可。传记必须纪实，最忌真中掺假；小说却不避虚构，贵在假中见真。

老柯好像也是反对“传记小说化”的，因此他要“努力讲真话”。讲真话，

谈何容易。但我以为他在这部作品中是言行一致的。卫教授青年时期就奉父母之命在家乡娶了妻子，结局是一场婚姻悲剧。留学东瀛时，和一位日本少女热恋，终于生离即成死别。30年代初和学生全赓靖女士又曾有一段被控制的爱情，却以全女士远嫁结束。全女士后为革命牺牲。最后他才和一位可钦可敬的自称“做饭带孩子的老婆”胡小姐结为伴侣。对有些传记作者和传记小说家来说，这些正是可以大做手脚以吸引某些读者的地方。但老柯既没有因为要“为贤者讳”而回避卫教授原配夫人的存在，更没有发挥想象力，对两次可能大有文章可作的罗曼史，肆意渲染。为什么？事实俱在，既不容抹杀，材料阙如，又不可造谣故也。但老柯的想象力一点不比别人少。在写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卫教授的艰难处境和矛盾心情时，他作了这样的艺术处理：卫教授的“人格炸为两半；一半是普通人，一半是被普通人批判的艺术家，从睁眼到入睡，两人便刺刺不休的论战”。这种写法，浪漫主义够浓的了，想象力也够丰富、够惊人的了。然而这不是伪造的史实、虚构的事迹。相反，用这种浪漫主义手法却更真实可信地写出了彼时、彼地、彼种具体情况下的卫天霖，不有意隐去他“普通人”的一面，也不片面突出他“艺术家”的一面。

因此，我敢于相信，老柯在这部作品中写出的是真实的卫天霖。

卫天霖当然只有一个。但在不同的传记作者眼中和笔下，怕也不会完全相同，除非是填履历表，或编写年谱。《红楼梦》一书，传世二百余年矣，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依然。正如鲁迅所指出：“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书犹如此，何况人乎！老柯笔下的卫老，在我眼中是一位美术家、教育家、爱国者，在老柯眼中自亦如此。

有趣的是，我在这部作品中，不但看到了卫老，也看到了老柯。他并没有写自己，却处处可见他。

文学创作是讲究作者的风格独异的，最怕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煌煌大作，共性有余，个性却是一片空白。对传记作者应如何要求呢？读者要看的自然是传主事迹，似与主撰风格无关。其实不然。这部作品便显示了老柯特具的学术气和抒情性二大特色。

据我所知，老柯好像无意当学者。但他的确具有文学艺术研究家的修养和功力。在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美术以及有关文艺领域的广博知识和深刻理解。他甚至竟敢肆无忌惮地议论、评价、臧否那么多古今中外的艺术名家、思潮、流派。他似乎还无意做诗人。但他的确又具有诗人的性格和气质，行文中处处奔突着火一样的诗情。然而这又不是故意的炫耀和卖弄，而只是自然显现

的一种哲人的智慧和一派赤子的天真。

可是这种特色我以为却又为撰写卫天霖传所必需。我本不懂美术，但通过老柯关于美术的种种议论，使我了解了卫老作为美术家的成就和地位。我和卫老无一面之缘，但通过老柯的充满激情的介绍、叙述、描绘，又使我深为作为教育家、爱国者的卫老的精神所感动。

老柯是不是写作卫天霖教授传的最佳人选，我说不好。他好像自认为不是。因此当他听说深知卫老的李浴教授要写卫天霖评传时，便在自己的书稿中表示了良好的祝愿：“独木桥最大的幸福是为立交桥所代替”，并将书稿寄给李教授，供为材料，欢迎重写。但李浴教授回信说：“书稿看了一遍，观点与我略同，因此我再写‘评传’也就没有太多必要，最多不过增加浮词而已。至少在近期内是不必要的。所以我恳切希望柯公能把谈及我要写‘评传’，那一段话删去。如果不删，那就在后面加一句：‘李浴看过本书复印稿后，认为先得我心而为之搁笔，原先的决心已经打消了’。”

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这里我们看到的却是文人相重。特记此一笔，作为佳话。

1988年7月于北京师院

读《孤独中的狂热——卫天霖传》

卫俊秀

在读书研究学问上，记得有句名言：

“有奶便是娘。”

大约是贝多芬说的吧。真是句好话，受益良深。今读柯文辉老弟的大著《孤独中的狂热——卫天霖传》。自庆得到了这位新乳娘，享受到她那丰饶的奶汁，增我活力，何幸如之！

老柯以他那真知灼见，富有诗意的文笔，写出这本真实的卫天霖传记文学作品，在国内还是首次。印数不多，全部送人。现在修订重印，更见精彩；另附有名家绘画，增强了书的艺术性，自然会受到读者更大的欢迎。今承老柯不嫌浅陋，命写一文，大约含有序文的意思吧，果真如此，可真是无异使蚊蝇负山，因为我不懂油画，哪有能力承担得起？故尔，只好写点读后感，勉强交卷，聊博一笑。

卫公天霖先生字雨三（1898—1977），山西汾阳县人。天资聪慧，颖脱不群。1920年以榜首考取公费留学生。1920年东渡赴日本东京，进了川端美术专科学校。适逢留学生抗议不平等条约，举行示威游行。卫公愤然加入行列，和日本警察发生了冲突。这才是英雄行为，大学问。次年，卫公一举而考取连日本人也难以进入的全国唯一官办的东京美术专科学校。曾以两幅画作颇受到著名的藤岛武二教授的赏识，博得了全校首席学生画家的称号。为留学生增光，为祖国增荣。临毕业时，由于藤岛教授大力推介，幸得留母校继续攻读了两年研究生。1928年学成回国，受中法大学孔德学院之聘，从小学教到大学，为国家培养出大量美术人才，功不可没。七七事变后，备受日寇的威胁，要他为日本效劳。但他哪里肯依，有时还把得到的消息，密报给我解放军。解放前夕，他认清国家的前途，出城投奔河北太行山区解放军，过军旅生活。解放时，同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又为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辛勤地耕耘了。

卫公早年就崇拜地方先贤傅山的德、行、道、艺，精神上受到莫大的感召。

在治学方法上，也许同样受到傅山的影响吧。傅山父子（眉）都是极其重视一个“我”字。傅山谓“法本法不法，吾家独所宗。法家谓之野，不野胡为哉？”又说“读理书，尤着不得一依傍之势，奴人单单靠定前人一半句注脚，说我是有本之学，正是咬啃人脚后跟的货”。眉有诗句“思想可以飞，何有应帝王。”他们为文作诗，敢于破除古法，大刀阔斧做去。卫公正是如此，智贵存我，自作主宰，不甘为奴。但这个“我”字，不是私，不是偏执、主观、一言堂。而是他的良心与信念。即一个“诚”字。他善于思考，“思维机杼”运转飞动，不知休止。加以坎坷的生活，故能较早地形成“内在的成熟”。虽尚未见诸事功，而已操必胜之券。他认识到生命的意义，明确了个人希望、理想，决定了努力的方向。信念与毅力，鼓舞着他勇猛精进。

卫公的专守是油画艺术。他对于印象主义富有深厚的情感，并受到了它那甘醇的乳养。但不能认为他就是个印象主义者。印象主义曾被称为“唯美主义的印象主义”或“印象主义的唯美主义”。它认为美是人生最高意义。排除一切世态和物质的干扰，乐观、自由写作，但求捕捉身外事物刹那之间的锐敏的印象，完成印象，达到内心的和悦就够了。迷离恍惚，使当时日本的艺术界疑虑，甚至视为颓废的艺术。但卫公自有他的看法，应该分清楚 唯美主义的印象主义，前者属于世界观的问题，后者则是属于写作的技巧问题。卫公对于艺术之重视，曾有“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献身艺术事业，他无所求”。艺术成为他的信仰和良心。而这一点，正是印象主义所抱的态度。他肯定了印象主义写作的技巧，抓住事物瞬间变化的焦点，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这才是“真”，是精灵。即兴之作，不拘是诗、是文、是速写。其所以能引人入胜之处，关键就在于此。例如“光学”对于色彩的科学认识，印象主义视为最重要的作画基因，“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日暮苍山远”（刘长卿）、“阴晴万壑殊”（王维）等诗句，不难领会到光对于景物所起的变化作用。印象主义的作品，真是虚幻到令人不可捉摸吗？这只能怪读者用心不够，观察不深之故。比如“海市蜃楼”、“空中楼阁”之类的现象，看来的确是幽妙幻霍，使人难得捕捉，但仔细体察，如果没有地上的城市高楼大厦，它也就消失殆尽了。庄子文章，以虚为实，所谓“高才空结构”者也。但这个“虚”实是从“实”中升华出来的“虚”，不是真空。想来这该是卫公所以热恋印象主义技巧的宿缘之故了。正是为了更确切地表现自然界事物的真实性，卫公亲身种草埭花。观察花草成长变化之“几杙^①”之趣。此种爱人而及于爱物的生生之德，应是艺术家必有的爱心吧。贝多芬誉“艺术即上帝”，那么卫公的事功可谓攀登“帝乡”的天梯了。

印象主义把光的作用摆在作画最重要的位置。但卫公只看作不过是绘画的

一种手段而已。要达到最高的绘画世界，唯有凭靠个人审美的理想追求，才能实现，这真是卫公独到的高见。又，印象主义摒弃苦难现实，卫公则执着人生，爱国爱民，实为大事。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卫公热衷于印象主义而有扬有弃，他继承了印象主义，更发展了印象主义，遂成为中国油画的先驱者、开拓人之一。昔年齐白石看到萧龙士的画，也不禁惊叹地说：“国有此人而不识，白石以为耻！”我们对卫公亦然。其成就之大，感人之深如此。我先前对于印象主义，就是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今乃知小儒浅陋，愧悚不已。仅此一端，便知“新娘”之恩，惠我实多。

卫公从事艺术教育大业，前面已经提到。他一贯强调“以美育人”，“身教为首”，身体力行，不托空言。这么伟大的毕生忠诚于教育事业的师表啊！艺术教育远古希腊柏拉图时代，其重要除生存问题之外，就数艺术了。在我国略同。所谓“六艺”者，就是。但现在她的地位在哪里呢？企业搞经济，效益看得明显。而艺术好像没有影子，就成了没用的货。殊不知她那潜移默化之功，作用于民族的精神、道德品质之大，影响到千百年之后！教育为立国之大根，培养人才、接班人，舍此莫由。但重视不够。只就小学存在的问题：课程内容太深，不合儿童身心发展情况；作业负担过重，影响儿童健康。儿童自有儿童世界，可是被剥夺了；为了升学率，一部分发育较晚的儿童，受到冷遇；近视眼比例越来越大；道德教育差，打架斗殴，甚至于发生命案；师资不足。所有这类问题，几十年前就已经提出，但直到今天，还得不到解决。说到书画界恶风的流行，更是难得收拾，有待澄清。

在文革期间，卫公饱经风霜，触及皮肉、灵魂。被诬为黑画家、汉奸、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倘要按照这一大堆罪状立案，哪有活人的路子？但卫公理直气壮，哪肯示弱。面对造反派的“英雄们”，斥问“我是坏人吗？”……其实，在“改造思想”的运功中，只听“一言堂”的命令，就是，哪有什么是非可讲？再要申辩，那就是“抗膀子”，更加重压，徒讨苦吃。“离休不是享福，还得下乡继续劳动。”一位干员警告他说。我想运动的目的，是在改造人的思想，将来为人民服务，像这样的老人要改造到何时才了？……抄家，卫老费了多少年的血汗积藏的油画珍品，贵重书物，全被红卫兵用三大卡车拉走了！这才真是无情的虐杀！“高价倾宇宙”（李白），什么宝贝能赎得回来呢？完了！完了！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语，见鲁迅著《野草》）卫老并没有因此而甘心罢休。横眉神骏老英雄，立志再制一批精品，交给祖国，交给明天。这是多么大的气魄，多么大的抱负！生命力又是何等的刚强！虽说限于年纪，衰体，却未交白卷。